三國典略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國典略
作者：丘悅　唐

卷一

（輯自《太平御覽》）

梁元帝在江陵即位，欲還都建康。領軍將軍胡僧祐、太府卿黃羅漢、吏部尚書宗懍、御史中丞劉諫等曰：「建業王氣已盡，與虜止隔一江，若有不虞，悔無及也。且渚宮洲數滿百，當出天子。陛下龍飛，是其應乎？」梁主令朝臣議之。黃門侍郎周弘正、尚書左僕射王褒曰：「帝王所都，本無定處，其如黔首萬姓，未見輿駕入建業，謂是列國諸王。宜順百姓之心，從四海之望。」時江陵人士咸云：「弘正等皆是東人，誌願東下，恐非良計。」弘正面折之曰：「若東人勸東，謂為非計，君等西人欲西，豈成良策？」梁主笑之。又於後堂大會文武五百人，問之曰：「吾欲還業，諸卿以為何如？」眾皆愕然，莫敢先對。梁主曰：「勸吾去者左袒。」於是左袒者過半。武昌太守朱買臣入勸梁主，云：「建業舊都，瑩陵猶在，荊鎮邊疆，非王者宅。願陛下弗疑，致後悔也。臣家在荊州，豈不願陛下住，但恐是臣富貴，非陛下富貴耳。」乃召卜者杜景豪，決其去留。遇兆不吉，答云：「未去。」景豪退而言曰：「此兆為鬼賊所留也。」（卷一五六）

東魏薛淑嘗夢山上掛絲，以告所善張亮。曰：「山上絲，幽字也。君必為幽州。」後果如之。（卷一六二）

齊許惇，護之子也。性識敏速，達於從政。嘗為司徒主簿，以能判，時人號為「入鐵主簿」。（卷二〇九）

齊以並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。那肱才伎庸劣，不涉文史。尚書郎中源師常（嘗）白那肱云：「龍見當雩。」那肱問曰：「何處龍見？作何顏色？」師答曰：「此是龍星，

須雩祭也，非是真有龍見。」那肱曰：「漢兒多事，強知星宿。」（卷二一〇）

東魏以孫騰兼尚書左僕射。府庫關鑰，一以委之。（卷二一一）

北齊王晉明，豪侈有氣俠，留心經史，招引賓客。嘗為尚書右僕射，百餘日，便謝病而退。告人云：「廢人飲酒，安能作刀筆吏，披故紙乎？」（卷二一一）

北齊張耀嘗為尚書左丞。文宣近出，令耀居守。文宣夜還，耀不開門，勒兵嚴備，火至看面，然後開迎。文宣笑曰：「卿欲學郅君章也。」賜以錦袍。以其忠勤，深見親待。（卷二一三）

東魏以楊愔典選，嘗六十人為一甲。愔令其自敘迄，不省文簿，便次第呼之。呼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，有識人魯漫漢自言微賤，不蒙記。愔曰：「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，遙見我，不下，以方曲障面，我何不識卿耶？」漫漢驚服。愔又謂之曰：「名以定體，果自不虛。」令史唱名，誤以盧士深為士琛。深自言其名，愔曰：「盧郎朗潤，所以加玉。」（卷二一四）

齊王命百司各列勤惰。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上，齊主親詰其故，亮對曰：「一日雨，一日病酒。」齊主以其言實，遂優容之，令杖脛三十。（卷二一五）

謁之，並清立。楊情曰：「河東士族，京官不少，裴讓兄弟，都無鄉音。裴文季為不亡也。」（卷二一八）

齊遣散騎常侍崔瞻聘於陳。瞻辭韻溫雅，南人欽服，力謂之曰：「常侍前朝何竟不來，今日誰相對者？」（卷二二四）

賀琛為梁散騎常侍。梁主與語，常移冕刻。故省中語曰：「上殿不下有賀雅。」琛容止都雅，故人呼之。（卷二二四）

梁張綰字孝卿，雍州刺史績之弟也。梁主策其百事，綰對闕其六，乃號為百六公。常為御史中丞，兄績為僕射，元日朝會，及百司就列，兄弟並道趨兩途。前世未有，時人榮之。（卷二二六）

齊宋世良字元友。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，詣河北括戶，大獲遊惰。至汲郡旁，見有骸骨，移書瘞之。其夜有雨滂沱，孝莊勞之曰：「卿所括得丁，倍於本帳。若官人皆如此，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。」（卷二百二十七）

齊太常少卿袁聿修，巡省河南諸州。兗州刺史刑部與聿修故舊，嘗於省中盛呼聿修為清郎。至是，遣送白紬為信。聿修不受，與邵書郎曰：「瓜田李下，古人所慎。多言可畏，譬之防川。願表此心，不貽厚責。」邵亦忻然報書曰：「一日之贈，率爾不思，老夫忽忽，意不及此。敬丞來旨，吾無間然。弟昔為清郎，今作清卿矣！」（卷二二九）。

遷為著作。（卷二三四）

叔略為南營州錄事參軍。珽遂獨處機衡，總知兵事。齊王亦令中要人扶侍出入，每同禦榻，論決朝政。（卷二四〇）

陳殷不害字長卿，尚書右丞不佞兄也。長於政事，飾以儒術。梁武帝時，與庾肩吾俱為東宮通事舍人，直日奏事。梁武謂肩吾曰：「卿是文學，吏事非所長，可使不害來耶。」（卷二四六）

顏晃字克明，瑯邪臨沂人也。少孤貧，有詞彩。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。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於府，王使晃接對，信輕其尚少，曰：「此府兼記室幾人？」晃答曰：「猶少於宮中學士。」（卷二四九）

杜龕為吳興太守，專好勇力。梁元患之。及使晃管其書翰，仍謂龕曰：「顏晃，文學之士，使相毗左，造次之間，必宜諮稟。」（卷二四九）

梁太祖制，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寬為雍州刺史。先是，路側一里置一土堠，經雨頹毀，每須修補。孝寬臨州，乃勒部內，當土堆之處，植樹以代之，既免修復之勞，旋又得庇蔭。太祖後見之，怪而問焉，人以狀對，太祖嘉之：「豈得一州獨爾，當令天下同之。」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，十里種二樹，百里五樹焉。（卷二五四）

庾仲容四人，俱被接遇，並有蓄積。故樊鄧謌之云：「江千萬，蔡五百，正新車，庾大宅。」梁武聞而接之，曰：「主人憒憒，不如客。」及恪還，梁武問之，恪甚慚恧。（卷二五四）

周陸逞，字季明。嘗為宜州刺史。故事，刺史奉辭，例備鹵簿。逞以時屬農要，奏請停之。制曰：「逞雖未臨人，已存優恤，宜遂所請，彰其雅操。」（卷二五四）

周帝制：於玉壁置勛州，以孝寬為刺史，為其立勛於此，因以名之。（卷二五四）

賀拔嶽引軍西次平涼。嶽以夏州鄰接寇賊，欲求良牧以鎮之。眾咸曰：「宇文左丞即其人也。」嶽曰：「宇文左丞，吾之左右手，不可廢也。」沈吟累日，乃從眾議，表太祖為夏州刺史。（卷二五四）

賀樓為荊州刺史。祥有惠政，遠近款附。梁嶽陽王詧欽其清素，乃贈以竹屏風。祥難違其意，取付所司。太祖聞之，並以賜祥。（卷二五七）

王慶籍為京兆太守。太祖以其精勤，賚以紫袍及綾裳一襲，謂百官曰：「王慶籍，一世清人也。」（卷二百五十九）

晉陵太守。鏗嘗與賓友宴飲，見行觴者，因回酒矣以授之，眾坐皆笑。鏗曰：「吾儕終日酣酒，而執爵者不知其味，非人情也。」及侯景之亂，鏗嘗為賊所擒，或救之，獲免。鏗問其故，乃前所行觴者。（卷二五九）

齊廣陵太守敬長瑜，多受財賄。刺史陸駿將啟劾之。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，以畫屏風詐為長瑜之獻，齊王大悅。駿啟尋至，遂不問焉。（卷二六二）

齊以太子率更令崔龍子為司州司馬。初，龍子為司徒功曹，嫁女與穆提婆，以求此職。提婆許之，以其品懸絕，先轉為率更令。至是，成婚既畢，即便用之。尋有謠言榜於路側，曰：「司州司馬崔老鴟，取錢能疾判事遲。」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，遂免其官。（卷二六三）

張軌入關，拔嶽以為倉曹參軍。或有請貸官粟者，軌曰：「以私害公，非吾宿誌。濟人之難，詎得相違。」乃賣所服之衣，雜粟以賑其乏。（卷二六四）

梁李膺字公胤，廣漢人也。西昌侯藻為益州，以為主簿，使至建康。梁武悅之，謂曰：「卿何如昔日李膺？」對曰：「勝。」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昔事桓靈之主，今逢堯舜之君。

」梁武嘉其對，以如意擊席者久之。（卷二六五）

齊以來為大都。奐清白自守，妻子並不之官，所得秩俸，隨即分贍孤寡。郡中大悅，號曰神君。（卷二六五）

王休達等與諸滑吏賄賂通奸，全丁大戶多有隱沒。玠乃鎖次的，具狀啟臺。陳主手敕慰勞，並遣使助玠搜括，所出軍人八百餘戶。時曹義達為陳主所寵。縣人陳信，家富於財，諂事義達。信父顯文恃勢橫暴。玠乃遣使執顯文，鞭之一百。於是吏人股栗，莫敢犯者。義達於是譖之。玠在任守祿俸而已，去官之後，不堪自致，因留縣境，種蔬菜以自給。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，玠答曰：「吾委輸課最，不後列城，除殘去暴，奸吏跼蹐。若謂不能自潤脂膏，則如來命。以為不達從政，吾未服也。」（卷二六六）

白也。」（卷二七六）

胡僧祐為梁名將，常於鼓吹置於齋中，恒坐對之，以自娛玩。或諫之曰：「公名望隆重，朝野具瞻。此是羽儀，可自居外。」僧祐曰：「我性愛之，恒須見耳。」（卷二七六）

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，朔州敕部人。光祿大夫那瑰環之子。世敦直，善騎射，行兵用匈奴法，望塵識馬步多少，嗅地知軍度遠近。神武戒文襄曰：「有讒此人者，勿信之。」文宣嘗與金宴射，親持槊走馬，以擬金胸者三，金堅不動，賜帛千疋。因過其宅，置酒作樂。（卷二七六）

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，未嘗戮人。軍士未安，終不入幕；寒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；所得果糒，遍分麾下；號令不過數句，言皆切要；每戰居險，為士卒先；有士卒中蠱，親嘗其唾。三軍感之，樂為致命。（卷二八一）

侯景叛。段韶夾渦而軍，潛於上風縱火。景眾騎入水，出而卻走。草濕，火不復燃。（卷二百八十七）

籠雞鴨以向　　瑱軍。敦患之，乃仍偽為土人，裝舡內甲士其中。瑱兵見舡至送米，爭取。敦甲士出而擒之。（卷二八八）

繁，眾有數萬。藻年未弱冠，將自擊之，乃乘平肩輿，巡行賊城。流矢雨下，從者舉楯

以蔽，藻命去之。因是物情大安，賊夜遁。梁武常稱其小字，嘆曰：「子弟並如迦葉，吾復何憂？」（卷二九五）

蕭明與王僧辯書曰：「凡諸部曲，並使招攜。投赴戎行，前後雲集。霜戈電戟，無非武庫之兵；龍甲犀渠，皆是雲臺之仗。」（卷二九九）

陳韋翔字子羽。有誌操，以孝著稱。先尋以為驍騎將軍，領朱衣直閣。驍騎之職，舊領營兵，梁世已來，其任逾重。翔素有名望，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，時人榮之，號曰：「俠禦將軍。」（卷三〇〇）

鄧。嶽陽王率軍會之，傳檄於梁曰：「告梁文武眾官：夫作國者罔，弗以禮信為本，惟爾今主，往遭侯景逆亂之始，實結我國家以鄰援。今忽背德，黨賊高洋，引厥使人，置之堂宇，傲我王命，擾我邊人。我皇帝襲天之意，弗敢以寧，分命眾軍，奉楊廟略，凡眾十萬，直指江陵。」丁卯，梁主停講，內外誡嚴。是朝昏霧，巳時方歇。梁主親戎，百官並甲冑從於禊飲堂間，公私馬仗。是日大風拔木，王琛既至石梵，未見我軍，乃馳書報黃羅漢曰：「吾至梵，境上　然，前日所言，皆見戲耳。」羅漢入啟梁主，疑之。庚午續講，百官以戎服聽。（卷三〇四））

北齊平。廣陵王孝珩曰：「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，宰相非柱石之寄，內參群豎，離間骨肉。恨不得握兵符，受廟算，出萬死，身先士卒，展我力耳。」（卷三〇六）

齊主曰：「今日飲酒樂哉！」武衛將軍斛光進曰：「關西未平，人為仇敵，陛下亦何樂哉？會當馬步十萬，三道渡，由平道陷玉壁，拔長安，自仉涼色來納在掌握，使百官襲冠冕，軍士釋介冑，然後稱樂。」齊主謂群臣曰：「明月常有此意，憂國如家。卿輩無及之者。」平原王段韶出，謂光曰：「卿勝先帝耶？先帝以四十萬攻玉璧，不利而還。將兵如盤擎水，誤即傾覆，何容易而輕言之？」光笑曰：「非卿所知。」（卷三〇六）

侯景西逼，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兵，援於巴陵，惠正辭以不堪，舉天門郡守胡僧祐以自代。王以為武猛將軍，令其進發。僧祐謂其子玘曰：「汝可開兩高門，一朱一白，吾當以死決之，不捷不歸也！」王聞而壯之，厚撫其家，謂僧祐曰：「景便於陸道，不閑水鬥。賊若水戰，但以大艦臨之，自當必克，若其步戰，自可鼓棹，直就巴丘，不須交鋒。」（卷三〇六）

關西作博士，卿以為得不？」信曰：「必得之，後王勿以為不忠。」太祖笑而頷之。（卷三〇六）

周武帝率六軍趣鄴。齊主令群臣議之。廣寧王孝珩議曰：「今大寇既深，事藉機變，請使任城王便領幽州道兵，自土門入，聲取并州；獨孤永業便領洛州兵，自潼關入，聲取長安；臣請領京畿兵，出溢只鼓行逆敵。賊懸軍遠來，日增疲老，聞南北有兵，自然應退。」（卷三〇七）

茹茹寇肆。齊王（主）自晉陽討之，虜騎散走，大軍遂還。齊主率二千餘騎為殿，夜宿黃爪堆。茹茹別部數萬騎，扣鞍而進，四面圍逼麾下，齊主安臥，平明方起，神色自若，指劃軍形，潰圍而出。虜騎追擊之，伏屍二十里，獲奄羅辰妻子，生口三萬餘。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，塞其走道。那肱以兵少，請益。齊主更減其半，那肱騎奮擊，亦大克捷。（卷三一〇）

陳薛安都引兵破留異，成州刺史韓子皐單馬入陣，傷頂之左，一髻半落。安都為流矢所中，血流至踝。乘輿車，容止不變，（卷三一〇）

後周軍圍晉陽。齊人望之，如黑雲四合。高延宗勝兵四萬人嬰城布陣，躬與齊王憲交兵。自申至酉，死者甚眾。帝遂北入城，當天門頓營，焚佛寺，光燭天地。延宗率眾，排車向前，我軍遂卻，人相蹂死者頗眾。齊人欲閉門，以閾下積屍，扉不得闔。帝從數騎，崎嶇危險，僅得出門。侍臣殲焉，唯左仕上士庫狄嵌侍從。時四更也，延宗以帝長須，使於積屍之下求之，不得。士卒既勝，乃入坊飲。延宗不復能整頓之。帝出城，饑甚，將謀遁免，開府宇文忻進曰：「陛下乘勝至此，今者破竹其勢已成，奈何棄之而去？」會延宗使開府假暢以千人擊帝，暢以眾降盛。言城內空虛，更無繼援。帝乃駐馬召兵，旗鼓復振。攻三門，克之。延宗率眾背戰，屍骸塞路，辰時力屈，輕騎走出城北，於人家擒之。延宗見帝，自投於地，帝欲執其手，固辭，曰：「死人手也。恐逼至尊。」帝強執之曰：「兩國天子有何怨惡，直為百姓而來耳，勿怖。」終不殺。（卷三一三）

齊師伐梁，大至於鐘山龍尾。周文育請戰，陳霸先曰：「兵不逆風。」文育曰：「事急矣！當決之，何用古法！」抽槊上馬，殺傷數百人。齊軍乃移營於莫府山。（卷三一三）

侯景次於渦陽，有車數千兩，馬數千疋，甲士四萬人。慕容紹宗戎卒十萬，旗甲耀日，方軌長驅，鳴鼓並進。景使謂之曰：「公等為欲送客，為欲定雄雌。」紹宗對曰：「當

欲公決勝負，」遂順風以陣。景閉其壘，風止乃出。紹宗曰：「侯景多詭詐，好掩人背，咸宜備之。」景果令入陣者背短兵，但斫人脛及馬足。東魏軍大敗，紹宗墜馬。（卷三一三）

沈泰等眾軍首尾擊之，齊人大潰，自相蹂藉，雍川塞谷。（卷三一三）

侯景收其餘眾，步騎八百，南過小城。城人登埤詬之曰：「跛腳奴。」景怒，攻城，拔之，殺詬者而去。（卷三一八）

周王思政固守潁川，高嶽久圍不解。陳元康言於齊王澄曰：「公自匡輔朝政，未有殊功。雖敗侯景，本非外賊。潁城將陷，願公因而乘之，足以取威定業。」王從之。於是親至潁川，益發其眾，號曰：「決命夫。」更起土山。王坐於堰上，趙道德言於王曰：「箭頭有鐵，不避大王。」引王帶而下，箭集於王坐之所。（卷三一八）

周獨孤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，馳入金墉助守。尉遲迥為土山地道，曉夕攻戰。永業選其三百人為爪牙，每先鋒死戰，迥不能克。（卷三二〇）

臺城朱（失）陷。侯景又燒大司馬門。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。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，逾城出外灑水。久之，火滅。景又遣持長柯斧，入門下，斫門將開。羊侃鑿扇為孔，以槊刺倒二人。斫者乃退。（卷三二〇）

陳人侵齊。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，守陴者皆下，街巷禁斷人行，雞犬不許鳴吠。陳人莫測所以，疑人走城空，不設警備。中夜，珽忽令彭噪，陳人驚散。曉復結陣向城，珽自臨戰。陳人先聞其盲，謂不能抗拒，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，怪之遂退。時穆提婆憾之不已，欲令城陷，不遣救援。珽軍守百日，城竟保全。（卷三二〇）

高嶽等堰洧水以灌潁川。時有怪獸，每沖壞其堰。嶽等悉眾苦攻，分休疊逆。王思政身當矢石，與士卒同其勞苦，屬以大雪，嶽眾多死，嶽等乃作鐵龍雜獸，用厭水神。（卷三二一）

齊師既敗，軍士奔至江者，縛荻為筏，多被沒溺，浮屍翳江，至於京。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虜馬萬疋入南湖，城南酒家使虜奴。」至是，梁軍士以齊兵質酒，一人才得一醉。（卷三二三）

周武伐齊，齊主亦於塹北列陣，謂高阿那肱曰：「戰是耶？不戰是耶？」那肱曰：「不如勿戰，卻守高梁橋。」安吐根曰：「一把子賊，馬上刺取，擲著汾陽中。」諸內參曰：「彼亦天子，我亦天子，彼能懸軍遠來，我何為守塹示弱？」齊主曰：「此言是也！」使讓那肱，曰：「爾富貴足，惜性命耶？」乃填塹南引。帝大喜。齊主親戰，東偏頗有退者，淑妃怖曰：「軍敗矣！」穆提婆進曰：「大家去！大家去！」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關。奚長樂諫曰：「半進半退，戰家常體，今兵眾全整，未有傷敗，陛下舍此安之？御馬一動，人情驚擾，願速還安撫。」齊主將從之，穆提婆引其肘月曰：「言何可信？」齊眾大潰，軍資甲杖，數百里間，委棄山積，在陣死者八千餘人。齊主夜走，至洪洞戍。」（卷三二三）

程文季等，俘斬三萬餘人。初，軌潛於清水入淮口，多堅大木，以鐵鎖貫車輪，橫截水流，遏斷舡。蕭摩訶謂明徹曰：「聞王軌正鎖下流，其兩邊築城，今尚未立，若見遣擊之，彼必不敢相距。彼城若立，則吾屬且為虜矣！」明徹乃奮發曰：「搴旗陷陣，將軍事也；長算遠略，老夫事也。」摩訶失色而退。一旬之間，我兵益至，摩訶又請明徹曰：「今求不得，進退無路，若潛軍突圍，未足為恥，願公率步乘車輿徐行，摩訶領鐵騎數千騎前後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。」明徹曰：「弟之此計，乃良圖也。然老夫受脤專征，不能戰勝攻取，今被圍逼，慚寡無地。且步軍既多，吾為總督，必須身居其後，相率兼行。」遂欲破堰。大軍以舫載馬，北譙州刺史裴子烈議曰：「若決堰下舡，舡必順倒，不如前遣馬出，於事為允。」會明徹疾篤，知事不濟，遂從之。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。明徹決堰乘水而退至清口，水勢漸微，舡礙車輪，並不得渡，軌圍而蹙之。明徹力窮就執，陳之銳卒，於是殲焉。（卷三二三）

梁蕭乾字思惕，梁秘書監子範之子。容止雅正，誌性恬簡，善隸書，得叔父子雲之法。閩中豪帥反叛，陳武謂乾曰：「陸賈南征，趙佗歸順；隨何奉使，黥布來臣，追想清風，仿佛在目。」乃令乾往使，諭以逆順，渠帥並即款附。（卷三二四）

侯景黨儀同司馬世雲，率其所領降於慕容紹宗，仍以鐵騎五千，夾而擊景。景謂其眾曰：「汝輩家口，高澄悉已殺之。弩力何慮無妻子。待向江東，當還入鄴，用汝輩悉作本州刺史。」眾信之。紹宗遙呼曰：「爾居家悉在，但能歸來，官勛如舊。」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。於是景眾大潰，爭赴，渦水為之不流。（卷三二四）

侯景晝息夜行，追軍漸逼。使謂慕容紹宗曰：「景若被擒，公復何所用。」紹宗乃緩之。

（卷三二六）

北齊平，任城王湝據冀州，與廣陵王孝珩召募得四萬餘人，以拒我軍。齊王憲率眾討之，仍令太上主手書與湝曰：「朝廷遇緯甚厚，諸王無恙。叔若釋甲，則無所憂。」湝不納。及大開賞募，多出金帛。沙門求為戰者，亦數千人。候騎執湝間諜二人，以白於憲，乃集齊之舊將，遍示之曰：「吾所爭者大，不在汝等，今放還，可即充我使。」乃與湝書曰：「一木不維大廈，三諫可以逃身。微子去商，侯服周代；項伯背楚，賜姓漢朝。兵交命使，古今通典，不俟終日，所望知機。」湝得書，沈之於井。憲至信都，湝陣於城南。憲登張耳冢以望之，俄而湝領軍尉相願，遂以眾降。湝大怒，殺其妻子。明日復戰，憲遂破之，俘斬三萬人。湝被擒，見憲不拜，呼之為弟。（卷三二六）

齊主以契丹犯塞，親征，至於平州，取其西道，直指長漸。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，自東道趣青山，向白狼城。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，斷其走路，追奔至於遼水。齊主露發袒身，晝夜不息，行千餘里。唯食肉飲水，壯氣彌厲。親逾山嶺，為士卒先。指揮奮擊，大破之。虜獲十萬餘口。（卷三二六）

齊公憲夜收軍，欲待明更戰。達奚武謂之曰：「洛陽軍散，人情駭動，若不因夜速還，明日欲歸不得。武在軍旅久矣，備見形狀。豈可將數營大眾一朝而棄之！」憲從其諫。遂全軍而返。（卷三二七）

十一月癸未，梁主閱戎，於津陽門外立二城，南為吳地，北為虜城。西北風甚急，溥天昏暗，幡旗南靡。乃移虜軍度南城，吳軍度北城，以順風也。俄而驟雨暴降，梁王輕輦還宮，至城而霽。觀者怪之。（卷三二八）

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，陷於潁川，遂入東魏。先是長社夜有聲如車騎，從西北向城。居二日，黑風起於乾地，吹水入城，城壞，風羊角而上。（卷三二八）

侯瑱敗王琳於梁山，琳及蕭莊並奔於齊。初，東關水舟艦得通。琳引合肥之眾，相次而下，瑱與琳合戰，琳軍少卻，退保西岸。及夕，東北風大起，吹其舟艦，沒於沙中。夜有流星，墜於琳營。及旦，風靜，琳入浦修舡，以鹿角繞岸，不敢復出。（卷三二八）

東魏以平鑒為懷州刺史。鑒乃於軹開道築城，以防於我。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檦，儀同長孫慶明率兵東伐。是時，新築之城少糧乏水，眾情大懼。南門內有一土井，隨汲即

竭，鑒乃具衣冠，俯井而祝。俄而泉湧，城內皆足。楊水示瀏，瀏無功而還。（卷三二九）

周帝問齊王延宗曰：「鄴城若為可取。」延宗辭曰：「亡國之大夫，不可與圖存。」強問之，乃曰：「若任城據鄴，臣不能知。若今主自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」時好事者以為延宗年號德昌，得二日也。及即位至敗，果二日。（卷三二九）

齊高緯發晉陽，開府薛榮宗嘗雲能使鬼兵，言於齊王曰：「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。」齊王信之。經介休，見一古冢，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曰：「是誰冢也？」行恭戲之曰：「郭林宗」。「是誰？」曰：「郭元貞父。」榮宗即啟云：「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，著大帽，吉莫韡，搖馬鞭，問臣『我阿貞來否？』」（卷三二九）

侯景西逼，陸法和率白服弟子頓於安南，乞征任氏，湘東許之。乃召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。二日便登艦。大笑曰：「無量兵馬。」江陵舊多神祠，俗恒祈禱，自法和軍出，無復一驗，人以諸神皆行從故也。（卷三二九）

於是苟兒乃平。（卷三二九）

梁武陸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，開拓土宇，器甲殷積，有馬八千疋，既便騎射，尤工舞槊。（卷三三〇）

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，要擊齊人糧運，盡獲其舡。於是齊軍大餒，殺馬驢而食之。（卷三三二）

鴨千頭，霸先即炊黍煮鴨，誓申一戰。計糧分肉，人獲數臠。（卷三三二）

大谷二道，所有要害，莫不知悉。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，安置士馬，截其往來。彼之咽喉既斷，潁城吞滅可期。且孔城以西，年谷不稔，東道斷絕，亦不能存。」王納其計。（卷三三二）

寇武關，梁王使止之。法和謂使者曰：「法和是求道之人，常不希釋梵天王坐處，豈規人主之位？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緣，見主上應有報至，故救援耳。今既被疑，是業不可改也。」（卷三三四）

梁陸納叛湘州時，造二艦，衣以牛皮，高十五丈。一曰青龍，一曰白虎。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。（卷三三四）

定誇三城於境上。（卷三三四）

蕭紀兵次西陵，艫舳旌戈，翳川曜日。護軍陸法和於硤兩岸築二壘，運石填江，鐵鎖斷之。梁主令法和壘北斷白雁城道，別立小柵。（卷三三五）

侯景作尖項（頂）木驢攻城，石不能破也。羊侃作雉尾矩，灌以膏臘，取擲焚之，乃退。（卷三三六）

初，魏世，山崩，得三石角，藏於武庫。至是齊主入庫，賜從臣兵器，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，曰：「爾事常山不得反，事長廣得反。反時，將此角嚇漢也。」（卷三三八）

梁邵陵王綸篤好書史，妙工草隸。為丹陽尹，擅造甲仗，梁武知之。綸並沈於江中，及後出征，器械並缺，乃獨嘆曰：「吾昔聚仗，本備非常，朝廷見疑，逼使分散。今日討逆，卒無所資。」（卷三三九）

侯景篡位，遷豫章王撩別宮。白虹貫日三重，其夜，月入太微，掩帝坐。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，景身自俯拾，心極惡之。（卷三四二）

齊綦連猛有勇力。梁使來聘，有武藝人，求欲相角。猛帶兩鞬，左右馳射，並取四弓，疊而挽之，梁人嗟服。（卷三四七）

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為郢州刺史，封江乘縣公。法和嘗軍次白帝，謂人曰：「諸葛孔明可謂名將，吾目見之，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。」因令掘之，果如其言。（卷三四九）

文育小字猛奴。到都見太子詹事周舍，舍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。文育課弘讓曰：「誰能學取此富貴，但有大槊耳。」弘讓壯之，教之騎射，文育大悅。（卷三五四）

羊侃字祖忻。嘗從梁王宴樂遊苑。時少府啟兩刃槊成，長二丈四尺三寸。梁王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，令試之。侃執槊上馬，左右擊刺，特盡其妙。觀者登樹。梁主曰：「此樹

必為侍中折矣。」俄而果折。因號此矛肖為折樹槊。（卷三五四）

北齊安州刺史盧胄，入海島，得一人脛，可長二丈，以為槊，獻於神武。諸將咸莫能用，唯彭樂舉之。胄未幾遇疾，痛聲聞外。巫言海神為崇，因此而卒。（卷三五四）

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。初，孕五月，夜夢抱子升天，才不至而止。寤，以告德皇帝。皇帝喜曰：「雖不至天，貴亦極矣。」（卷三六二）

周蔡祐字承先，陳留圉人。齊安郡守襲之子也，有膂力，便騎射。太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。（卷三六二）

周陸逞字季明，綏掘郡公通之弟也。初名彥，字世雄。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：「爾既溫裕，何乃字世雄？且為世之雄，非所宜也。於爾兄弟又復不類。」遂改焉。（卷三六二）

高長恭以淮南之亂，恐為將帥，嘆曰：「我去年面腫，今歲何為不發？」至是，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。長恭謂妃鄭氏曰：「我盡忠事上，何辜於天而遭賜鴆之禍？」（卷三六五）

梁簡文方頰豐下，眉目秀發。（卷三六五）

高阿那肱共處衡軸，號曰「三貴」。瞋張拳，有啖人勢。（卷三六六）

和士開常言曰：「瑯琊王目光弈弈，數步射人，向者暫對，不覺汗出。」（卷三六六）

周武帝還自東伐，初遇疾，口不能言，臉垂覆目。（卷三六六）

梁謝答仁聞侯景奔，乃自東陽率眾候之。至錢塘，間趙伯超曰：「公得何消息，而閉門見拒？」伯超曰：「汝頰邊頷有耳否？侯王已死，遠近悉平。君將此兵欲向何處？」答仁曰：「審如公言，死無所恨。」（卷三六七）

齊太上主生齲牙，問於尚藥典禦鄧宣，以對。太上主怒而撻之。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：「此智牙，生者聰明長壽。」太上悅而賞之。（卷三六八）

徐之才年十三，劉孝綽見之，言曰：「徐郎燕頷，班超之相也。」（卷三六八）

陸法和進於巴陵，見王僧辯，謂之曰：「貧道已卻侯景一臂，更何能為？檀越宜即遂取侯景。」（卷三六九）

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爾朱兆，歡嚙臂止之。（卷三六九）

梁劉之遴字思貞，文範先生虬之子也。博綜文史。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。右手偏直，不得屈伸，每畫則以紙就筆。（卷三七〇）

齊王誅諸元姻黨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，悉投屍於漳水。剖魚者得人爪甲，鄴都為之不食魚也。（卷三七〇）

祖英伯反，宇文神舉討平之。神舉以英伯壯節，欲令寬赦。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鵝卵矣。英伯顏色不變，遂遣誅之。（卷三七二）

王僧辯平侯景。或謂僧辨曰：「朝士來者，孰當先至？」僧辯曰：「其周孔正乎？」俄而孔正與弟孔讓自拔迎軍。僧辯甚喜，謂之曰：「公可坐膝上。」弘正對曰：「可謂加諸膝也。老夫何足當之。」（卷三七二）

侯景左足上有肉瘤，其狀如龜，戰應克捷，瘤則隱起；如其不勝，瘤則低下；及奔敗，瘤陷肉中。（卷三七二）

齊許惇長須垂至帶，省中號為長髯公。文宣嘗因酒酣，握惇須稱美，遂以刀截之，唯留一握。惇不敢復長，人號為齊髯公。（卷三七四）

司馬虞預於郢州。是日子仙等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諸以五色雜彩編鮑泉白須，對之雙六，弗之信也。告者既眾，方命闔門。縣門未下，子仙已入。方諸等膜拜，而鮑泉循於床下。子仙窺見泉素髯間彩，疑愕憚之。及其被執，莫不驚笑。（卷三七四）

李庶，黎陽人。魏大司農諧之子也，以清卞每接梁客。徐陵謂其徒曰：「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。」庶無須髯，人謂天閹。崔諶嘗玩庶曰：「教弟種須，取錐刺而為竅，以馬尾插之。」世傳諸崔多惡疾，以呼沱為墓田。故庶答之曰：「先以方回施貴族，藝眉有效，

然後樹須。」邢邵笑謂諶曰：「卿不諳李庶，何故犯之？」（卷三七四）

周太子贇有失德。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，捋武帝須曰：「可愛好老公，恨後嗣弱耳。」（卷三七四）

周武帝不豫，止於雲陽宮。內史柳升私問姚僧垣曰：「至尊貶膳日久，脈候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天子上應天心，非愚所及，凡庶如此，萬無一全。」（卷三七五）

齊南陽王綽與齊主俱五月五日生。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嫡，故貶之為弟。俗雲，其日生者，腦不壞爛，死後逾一年，方許收殮。毛髮不落，如生人焉。（卷三七五）

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，遣左右亂捶擊之。又令曳以繞堂，所行之處，血皆遍地。（卷三七五）

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，召而謂之曰：「聞爾病，我為爾針。」以刀子刺之，血流沾地。（卷三七五）

周師圍江陵，謝答仁請守子城，梁主即授城內大都督。既而召王裒謀之，裒以為不可。答仁請入不得，嘔血而去。（卷三七五）

寇雋歸老，不復朝覲。天王思與相見，乃令入朝。雋身長八尺，須髮皓然，容止端詳，音韻清朗。天王與之同席而坐，因訪洛陽故事，不覺屢為前膝。（卷三七七）

齊孟業有盛名，初，司州牧清河王嶽聞業名，召為法曹。見其容貌短小，笑而不言。及尋斷決之處，乃謂業曰：「卿決斷之明，可謂有過軀之用。」（卷三七八）

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。（卷三八〇）

梁楊白花字長茂，武都仇池人，大眼之子也。少有勇力，容貌環偉。（卷三八〇）

山幺目嵇叔夜之為人也，巖巖若孤松之獨立。（卷三八〇）

嵇叔夜之為人，其醉也隗峨如玉山之將頹。（卷三八〇）

衛玠從豫章下，人久聞其姿，觀者如堵，玠先有羸疾，發遂死。時人謂「看殺衛玠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人嘆王恭形茂者，濯濯如春月柳。（卷三八〇）

王右軍見杜洪理，嘆曰：「膚如凝脂，眼如點漆，此神仙中人也。（卷三八〇）

亂頭皆好有人見之曰：「裴叔則如玉山行，光映照人也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。（卷三八〇）

衛伯玉為尚書令，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，奇之曰：「自昔諸子弟造之曰『此人水鑒也，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撫軍問孫興幺：「劉真長何如？」曰：「清簡令淑。」「王仲祖何如？」曰：「溫潤恬和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範豫章謂王荊州曰：「卿風流儁望，真後來之秀。」王曰：「不有此舅，焉有此甥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庾子嵩目和嶠；「森森如千丈之松，雖磊砢有節目，施之大廈，有棟樑之用也。」（卷三八〇）

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，有姿色，騰納之，請以邑號。（卷三八一）

齊武成曾有疾，自雲初見空中有五色物，稍近，變成一美婦人，去地數丈，亭亭而立。徐之才云：「此至靈所致。」即進湯，服一劑，便覺稍遠。又服，還變成五色物。數劑，疾平。（卷三八一）

趙隱字彥深，年五歲，母傅便孀居。傅謂之曰：「家貧兒小，何以能濟？」隱泣而言曰：「若天矜見，大當仰報。」年十歲，司徒崔光奇之，謂賓客曰：「古人云：觀眸子，足以知之，此兒必當遠至。」（卷三八四）

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。圍人不齊，獸多越逸，太祖大怒。圍內唯有一鹿，俄亦突圍而走，敦躍馬馳之。鹿上東山，敦棄馬步逐山半，掣之而下。太祖大悅。（卷三八六）

高歡嘗夢履眾星而行，覺而內喜，遂傾產以結客。（卷三九八）

宇文永貴，昌黎大棘人也。母初孕貴，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，曰：「賜爾是子，俾壽且貴。」及生，形類所夢，故以永貴字之。（卷三九八）

齊陽休之，幼年將仕，夢鄴城東南有大冢，上有銅柱，跗為蓮花。休之從西北而登，以手捉柱，柱右轉。夢中咒曰：「三匝而止。」柱如其言。榮貴之後，所居之宅，竟在其地。（卷三九八）

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，深自結納。嘗啟曰：「昨夢大王乘龍上天，願深自愛。」太上大喜。即位之後，擢拜中書侍郎。（卷三九八）

梁孝元字世誠，梁武第七子也，小字七符。初，梁武夢眇目僧執香爐，稱托生王宮。既而采女石氏侍，始褰戶幔，有風回裙。梁武帝意感幸之，采女夢月墮懷中，遂孕。孝元載誕之夕，舉室光明，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異。（卷三九八）

江陵平梁，御史中丞沈炯遷長安。太祖授儀同三司，甚禮待之。炯恐太祖愛其文才，桓閉門卻掃，無所交遊。時有文章，隨即毀棄，不令流布。嘗獨行，經漢武通天臺，為表奏之，陳己思歸之意。奏訖，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，兵衛甚嚴，炯便以情事陳訴。聞有人言：「甚不惜放卿，幾日可至，若一月內見關出，此恐不復由我。」寤而異之。當時以為恍忽，十餘日，便有命放還，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。（卷三九九）

陰子春嘗為東莞太守。時青州刺史三神念毀壞臨海神廟，當座揀上有一大蛇，役夫下擒，入於海水。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，云：「有人見苦，被壞宅舍。既無所托，欲憩此境。」子春心密記之。經二日，方知神念毀廟，因辦牲醑，立宇祠之。數日，夢一朱衣人謝曰：「得君厚惠，當以州相報。」經月餘，魏軍欲襲朐山，子春預知，設伏摧破，梁武以為南青州刺史。（卷三九九）

齊李鉉字寶鼎，渤海南皮人也。春夏務農，秋冬入學，經疏之多發自於鉉。嬰疾在床，夜夢孔子，憤其廣為疏例，系而捶之。既寤之後，其疏例焚，尋而病愈。（卷四〇〇）

殷不害等至長安。太祖喜曰：「晉氏平吳之利，二陸而已。今定楚之功，群賢畢至。可謂過之矣。」乃謂褒及克曰：「吾即王氏甥也，卿等並吾之舅氏，當以親戚為情，勿以去鄉分意。」皆厚待引為賓客。（卷四〇五）

柳遐母嘗乳間發疽，醫雲須人吮膿，遐應聲即吮。旬日遂瘳，咸以為孝感所致。（卷四一一）

齊平，東雍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。帝遣韋孝寬將伏子仁寬招伏曰：「并州已平，故遣公兒來報。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，又金馬腦二酒鐘為信。公宜急下。」伏不受，謂孝寬曰：「事君有死無貳。此兒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願即斬以示天下。」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。伏出軍，隔水相見，問：「至尊何在？」阿那肱曰：「已被捉獲，別路入關。」伏仰天大哭，率眾入城，於廳事前北面哀號，良久乃降。帝見之曰：「何不早下？」伏流涕而對曰：「臣三代被任，草命不能自死，羞見天地。」帝執其手曰：「為臣當若此。朕平齊國，唯見公一人。」乃自食一羊肋，以骨賜伏曰：「骨親肉疏，所以相付。」授上儀同也。（卷四一八）

初，周萬年縣令樂運抑挫豪右，時稱強直。帝甚嘉之，特許通籍，事有不變，咸令奏聞。至是召運赴行在所，既至，問之曰：「卿來日見太子否？」運曰：臣來日奉辭。」帝曰：「卿言太子何如人也，」運曰：「中人。」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，帝顧之，謂曰：「百官佞我，皆云太子聰明。唯運獨雲中人，方驗之忠直。」因問中人之狀。運曰：「班固比齊桓為中人，管仲相之則霸，豎貂輔之則亂。可與為善，可為與惡。」帝曰：「我知之矣。」超拜運為京兆郡丞。（卷四二八）

徐擒字士秀，東海郯人也。員外散騎常侍起超之子。文好新率，不拘舊禮。梁武謂周舍曰：「為我求一人，文學俱長，兼有德行者，欲令與晉安遊處。」舍曰：「臣外弟徐擺，形質陋小，若不勝衣，而堪此選。」梁武曰：「必有仲宣之才，亦不簡其貌也。」乃以擺為侍讀。王為太子，轉家令。文體既別。春坊盡學之，謂之宮體。宮體之號，自斯而起。（卷五八五）

齊主嘗問於魏收曰：「卿才何如徐陵？」收時曰：「臣大國之才，典以雅；徐陵亡國之

才，麗以艷。」（卷五八五）

周文州氐酉反，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。軍還，帝宴群公卿士，命賦詩言志。琳詩云：「寄言竇車騎，為謝霍將軍，何以報天子，沙漠靜妖氛。」帝大悅，曰：「獯獫陸梁，未時款塞，卿言有驗，國之福也。」（卷五八十六）

齊蕭慤字仁祖，為太子洗馬。嘗於秋夜賦詩。其兩句云：「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。」曰：「蕭仁祖之斯文，可謂雕章間出。昔潘陸齊軌，不襲建安之風；顏謝同聲，遂革太乙之氣。自漢逮晉，情賞猶自不諧，河北江南，意制本應相詭。」顏黃門云：「吾愛其蕭散，宛然在目。而盧思道之徒，雅所不愜。箕畢殊好，理宜固然。」（卷五八六）

王晞為常山王司馬。晞恬淡寡欲，不以世務為累。時謂之方叔司馬。常遊晉祠，賦詩曰：「日落應歸去，魚鳥見留連。」時常山王遣使召晞，晞不時至。明曰，承相西閣祭酒盧思道問晞：「昨已朱顏，得無魚鳥致怪乎？」晞笑曰：「昨陶然，以酒被責，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，豈直魚鳥而已哉！」（卷五八六）

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，其十字曰：「寒威漸離風，春色方依樹。」眾咸稱善。後王昕逢之，謂曰：「今日可謂寒威離風，春色依樹。」（卷五八六）

邢邵不作賦，乃云：「會須作賦，始成大才。唯以章表自許，此同兒戲。」（卷五八七）

梁宗廩少聰敏，好讀書，語輒引古事。鄉里呼為小學士。梁主使制龍川廟碑，一夜便就。詰朝呈上，梁主美之。（卷五八九）

陸雲，吳郡吳人。曾制太伯廟碑。吳興太守張纘罷郡，經途讀其文，嘆美之，曰：「今之蔡伯喈也！」至都，言於高祖。高祖召兼尚書儀郎，頃之即真。（卷五八九）

梁簡文為侯景所幽，作連珠曰：「吾聞言可覆也，人能育物，是以欲輕其禮。有德必昌，兵賤於義，無思不服。」（卷五九〇）

「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，運閉則六極所鐘，是以麟出而悲，豈唯孔子，途窮則慟，寧止嗣宗。」（卷五九〇）

農已來訖於魏末，敘為《世譜》凡百卷。所著文章十卷，行於世。（卷五九一）

周太祖大饗群臣。史官柳虯執簡書告於廟曰：「廢帝，文皇帝之嗣子，年七歲，文皇帝托於安定公曰：『是子也，才由公，不孝不才亦由公。勉之！』公既受茲重寄，居元輔之任，又納女為皇后，遂不能訓誨有成，致令廢黜，負文皇帝付囑之意。此咎非安定公而誰。」太祖乃令太常盧辨作誥喻公卿曰：「嗚呼！我群後暨眾士，維文皇帝以繼褓之嗣托於予，訓之誨之，庶厥有成，而予罔能，弗變厥心，庸暨乎廢，墜我文皇帝之志。嗚呼！茲咎予，其焉避。予實知之。矧爾眾人心哉。惟予之顏，豈惟今厚？將恐後世以予為口實。」（卷五九三）

周武帝下令上書者並為表，於皇太子已下稱啟。（卷五九四）

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，於朝廷奏議，皆閣筆，不敢措手。（卷五九五）

齊主命立三恪，朝士議之。太子少傅魏收為議，眾皆同之。吏部侍郎崔瞻以父與收有隙，乃別立議。收讀瞻議畢，笑而不答。瞻曰：「瞻議若是，須贊所長；瞻議若非，須詰所短。何容讀國士議文，直如此冷笑。」收但慚而竟無言。（卷五九五）

齊魏收嘗在議曹，與諸博士引據《漢書》，論宗廟事。博士笑之，收便忿，取《韋玄成傳》抵之而起。博士夜共披尋，遲明乃來謝曰：「不謂玄成如此學也。」（卷五九五）

劉逖各二首，盧思道八首入用。於是晉陽人謂思道為八采盧郎。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：「盧八問誶劉二。」逖每銜之。至是，愔上《感恩賦》，自陳文宣之世遇讒譖。逖為帝奏其文誹謗先帝。齊主怒，令鞭之。逖喜曰：「高捶三十，熟鞭之百，何如喚劉二時。」（卷五九六）

衛襄字叔遼，河東人。修行至孝，州郡嘉之。時有白波賊眾數萬人，官兵誅伐不能平。賊曰：「使叔遼要我，願散。」於是襄為移書，即平定。（卷五九七）

梁任果降周。果字靜鸞，南安人也。世為方隅豪族，仕於江左，志在立功。太祖嘉其遠來，待以優禮。後除始州刺史，封樂安公，賜以鐵券，聽世傳襲。（卷五九八）

宋子仙，帶甲歸降。桃棒許之，使昕夜入官城，密啟梁主。梁主大悅，命使納之，並鐫

銀券賜桃棒，曰：「事定曰，當封汝為河南王，即有景眾，並給金帛女樂，以報元功。」而太子恐其詭詐，猶預不決。（卷五九八）

劉逖字子長。少好弋獵騎射。後發憤讀書，頗工詩詠。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：「君輩詞藻，譬若春榮，須臾之玩，非宏材也。豈比吾徒，千丈松樹，常有風霜，不可雕悴。」逖報之曰：「既有寒木，又發春榮，何如也？」毗笑曰：「可矣！」（卷五九九）

隴，久阻風化，混一之事，期在今日。必當訓旅誓眾，天動雲臨。朕已下木汾流，成舡晉地。便當躬先將士，入王璧，徑掩長安，梟彼凶首。朕與梁國舊敦好睦，聞其奸計，乃欲規謀。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熊，星流風卷。王者之言，明如日月。宜宣內外，咸使聞知。」書成，齊主覽之，於凶首下足九言曰：「雖藏山沒水，終不縱赦。」於是遣渙南侵。（卷五九九）

齊有大儒劉晝，眼不學屬文，力復緝綴。作賦一首，名為六合，自謂紀倫。魏收謂人曰：「賦名六合，其愚已甚，及其見賦，又愚於名。」（卷五九九）

沈之優劣。」（卷五九九）

魏收言及《沈休文集》，毀短之。徐之才怒曰：「卿讀《沈文集》，半不能解，何事論其得失？」謂收曰：「未有與卿談。」收去，避之。（卷五九九）

徐陵來聘，遣中書侍郎陸昂於滑臺迎勞。於席賦詩，昂必先成，雖未能盡工，亦以敏速見美。（卷六〇〇）

梁庾肩吾少勤學，能鼓琴，善屬文。宋子仙破會稽，購得肩吾，謂之曰：「吾昔聞汝能作詩，今可作。若能，當貰汝命。」肩吾便操筆立成，詩曰：「發與年俱暮，愁將罪共深。聊持轉風燭，暫映廣陵琴。」子仙乃釋之。（卷六〇〇）

陰鏗字子堅，梁右衛將軍子春之子也。徐陵言之於陳主，陳主召使賦新成安樂宮。鏗援筆便就，陳主甚嘆賞之。（卷六〇〇）

《魏史》第（等）書，以士素所撰之名稱為《玄洲苑御覽》，後改為《聖壽堂御覽》。至是，斑等又改為《修文殿》上之。徐之才謂人曰：「此可謂床上之床，屋下之屋也。」

（卷六〇一）

齊魏收以子侄少年，須戒厲，遂著《枕中篇》以訓之。（卷六〇一）

蕭大心字仁恕，小名英童。與大臨同年。十歲並能屬文，嘗雪朝入見，梁武帝泳雪，令二童各和，並援筆立成。（卷六〇二）

齊主以魏收之卒也，命中書監陽休之裁正其所撰《魏書》。休之以收敘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，淹延歲時，竟不措手，唯削去嫡庶一百餘字。（卷六〇三）

周蕭大圜為滕王逌友，逌問於大圜曰：「吾聞湘東王作梁史，有之乎？余傳乃可抑揚，帝紀奚若？隱則非實，記則攘羊。」對曰：「言之者妄也。如使有，亦不足怪。昔漢明為《世祖紀》，章帝為《顯宗紀》，殷鑒不遠，足為成例。且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，彰於四海，安得隱之？如有，亦安得而不隱？蓋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，諱國之惡，抑又禮也。」逌乃大笑。（卷六〇三）

庶死於臨漳獄中。（卷六〇三）

杜預之紕繆耶？」曜曰：「何為其然乎？左氏之書備敘言事，惡者可以自戒，善者可以庶幾，故厲己溫習，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。」（卷六一〇）

徐陵子份。陵嘗遇疾。甚篤，份燒香泣涕，跪誦孝經，晝夜不息。如此者三，陵疾豁然而愈。（卷六一〇）

齊右什射富平子魏收，字伯起，鉅鹿曲陽人。幼習騎射，欲以武藝自達。太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：「魏郎弄戟多少？」收慚悟，乃折節讀書，坐版床，積年，版亦為之銳。收嘗為《庭竹賦》，以自發名。伯猷謂之曰：「卿不值老夫，猶當逐免。」（卷六一一）

陳遣通直散騎常侍姚察聘於周。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《漢書》疑事十餘條，並為剖析，皆有經據。臻謂所親曰：「名下定無虛士。」（卷六一二）

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斑闌骨為刀把者，之才曰：「此人瘤也。」問所得處，云：「於冢見髑髏骨，長數寸，試削視，有文理，故用之。」（卷六一二）

周平蜀還，得樂器者，皆莫之識。太常少卿斛斯徵見之曰：「此鐸於也。」人弗之信。徵遂依於寶徵《周禮註》，以芒筒捋之，其聲極振，眾乃嘆服，徵取以合樂焉。（卷六一二）

齊王範字師羅，太安狄郡人。北豫州刺史基之子也。年十三，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：「汝讀何書？」曰：「誦《孝經》。」元貞曰：「《孝經》云何？」曰：「在上不驕，為下不亂。」元貞曰：「吾作刺史，豈其驕乎？」紘曰：「雖不驕，君子防未萌，亦願留意。」（卷六一四）

梁孝元字世誠。初，年五歲，梁武問曰：「讀何書？」對曰：「能讀《曲禮》。」梁武曰：「汝試言之。」孝元即誦上篇，左右莫不驚嘆。及長，精神爽儁。（卷六一四）

魏收等同列，諸人談說經史，惇隱几而睡，深為勝流所輕。（卷六一四）

東魏崔暹子達拏，年十三，暹令儒者教其說《周易》兩字。乃集朝貴名流，達拏升高坐開講，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，暹大悅，擢仲讓為司徒中郎。鄴下為之語曰：「解義兩行得中郎。」（卷六一五）

謝遞起義端，憲酬對閑敏，神色自若。弘正因謂文豪曰：「卿還諮袁吳郡，此郎已堪見代為博士矣！」（卷六一七）

郎基字世業，中山新市人。魯郡太守智之孫也。泛涉墳籍，清慎無所營求。嘗語人云：「任官之所，木枕亦不須作，況重於此乎？」唯頗令人寫書，樊子蓋曾遺之書曰：「在官寫書。亦是風流罪過。」基答曰：「觀過知仁，斯亦可矣！」（卷六一九）

初，侯景來，既送東宮，妓女尚有數百人，景乃分給軍士。夜於宮中置酒奏樂，忽聞火起，眾遂驚散。東宮圖籍數百廚，焚之皆盡。初，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：「此人復欲焚書。」既而見爇，夢則驗焉。（卷六一九）

周師陷江陵，梁王知事不濟，入東閣竹殿，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，欲自投火，與之俱滅。宮人引衣，遂及火滅盡，並以寶劍斫柱令折，嘆曰：「文武之道，今夜窮矣。」（卷六一九）

齊封述，渤海修人。廷尉卿軌之子也。久為法官，明解律令，議斷平允，時人稱之。（卷六三八）

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，陽休之勸崔季舒□曰：「一日不朝，其間容刀。」季舒□性好聲色，心在閑放，遂不請行，欲恣其淫樂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，乃奏暹乃季舒過狀，各鞭二百，徙於馬城，晝則供役，夜置地牢。（卷六四二）

周諜入於齊，為揚州刺史平鑒所獲，系之獄。妻生男，鑒因喜醉，擅放免之。既醒知非，上啟自劾。齊主特原其罪。（卷六四三）

東魏中尉宋遊道限外受故選狀詞。渤海王怒而禁之。獄掾欲為之脫枷，遊道不肯，曰：「此王命所著，不可輒脫。」王聞而宥之。（卷六四四）

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，久不陷。使平南將軍王僧辨代為都督，數泉十罪。舍人羅重懽帥□□三百與僧辨俱發。先令通泉曰：「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。」泉愕然，顧左右曰：「得王竟陵助我，賊不足平。」俄而重懽先入，僧辨繼之。泉方拂席而坐。僧辨曰：「鮑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令我鎖卿，勿以故意相待。」羅重懽宣令，即鎖之於床側。泉舉止自若，謂重懽曰：「稽緩王師，甘受其罪，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耳。」僧辨意甚不平。泉乃為啟自申，並謝淹遲之罪。湘東怒解，遂釋之。（卷六四四）

齊袞州刺史武城縣公崔陵恃預舊恩，頗自矜縱。寵妾馮氏假其威刑，恣情取納，風政不立。為御史所劾，召收系廷尉考竟，遂死獄中。（卷六四十六）

齊崔謙遷鉅鹿太守，恩信大行，改鞭，用熟皮為之，不忍見血，示恥而已。有貧弱未理者，皆曰：「我自造白鬢公，不慮不決。」在郡七載，獄無停囚。（卷六四九）

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，潁川汝陰人也。在郡清簡，亦工詩詠。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，嚙粲指至骨。齊文宣知之，賜杖一百。或問其故，云：「我那許當時，正疑是鹿尾耳。」（卷六五〇）

潤督獨孤拔侵竊官田，受納贈賂，潤案舉其事。二人上言：「潤出送臺使，登魏文舊壇，南望嘆息，不測其意。」武成宣命於州曰：「馮翊王少小謹慎，內外所知，不為非法。

朕信之矣！登高遠望，人之常情，何足可道？鼠輩輕相間構，理應從斬，猶以舊人，未忍致法。回洛決鞭二百，拔宜決杖一百。」（卷六五〇）

齊主初為胡昭儀起大慈寺，未成，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，運石填泉，牛死無數。（卷六五八）

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，合有三十六戶，每室別有一婦人，手各執鎖，才下一關，三十六戶一時自閉。若抽此關，諸門皆啟，婦人各出戶前。（卷七一七）

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遷都，入勸梁主云：「建業舊都，瑩陵攸在；荊鎮邊疆，非王者宅，願陛下勿疑，致後悔也。臣家在荊州，豈不願陛下？但恐是臣富貴，非陛下富貴耳。」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，遇兆不吉，答云：「未去。」景豪退而言曰：「此兆為鬼賊所留也。」（卷七二六）

周文育隨盧安興征俚獠有功，除南海令。監卅王勵深委任之。勵被代，文育與俱下。至大庾嶺，詣卜者。卜者曰：「君北下不過作令長。南入則為公侯。」文育曰：「足錢便可，誰望公侯之事。」卜人曰：「君須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，若不見信，以此為驗。」其夕，宿逆旅，有賈人求與文育博，文育勝之，得銀二千兩。旦辭勵，勵問其故，文育以告，勵乃遣之。（卷七二六）

東魏相齊王澄以舟師還，次於小平津。北岸古冢崩，骨見，銘曰：「今卜高原，千秋之後，化為下泉，當逢霸主，必為改遷。」王曰：「古人之卜，其何至也。」令更葬之。（卷七二六）

吳導世等卜以決之。道謙等曰：「不利舉事，靜則吉。」（卷七二六）

初鄴有賣卜者，相趙隱當大貴。及隱自黃門侍郎遷秘書監，崔肇師呼卜者而問之焉，卜者對曰：「公令望雖高，爵位難進。」肇師不悅，終如其言。（卷七二六）

西魏孝武帝字孝則，孝文皇帝之孫也。性沈厚少言，體有鱗文。初封汝陽公，夢人謂己曰：「汝當大貴，得二十五年。」將即位，使吳遵世筮之，遇明夷之賁，曰：「初登於天，後入於地。」帝曰：「何謂也。」遵曰：「初登於天，當作天子也，後入於地，不得久也。」（卷七二八）

清河王嶽，神武從父弟也。初，家於洛邑。神武奉使入洛，常止嶽舍。母山氏嘗夜起，見神武室中有光，窺而無火，移於東屋，其光復存，以為怪也。詣卜者筮之，遇乾之大有。占曰：「吉。《易》稱『飛龍在天，大人造也。』飛龍九五，大人之卦，當大貴。主人蒙其福。」神武起兵於信都，山氏聞之大喜，謂嶽曰：「赤光之瑞，今當驗矣，可聞從之，共圖大計。」嶽至信都，神武以為散騎常侍，封山氏為郡君，授女侍中，入侍皇后。（卷七十八）

齊趙輔和明《易》善筮，後宮誕男女時曰，筮無不中。有人父疾，輔和筮之，遇乾之晉，告之以吉，退而謂人曰：「乾為天，天變為魂而升於天，能無死乎？」果如其言。（卷七二八）

齊許遵，高陽新城人也，明《易》善筮，兼曉天文。齊神武引為館客。自言祿命不富貴，終必橫死，是以任情疏誕，多所犯忤。時齊主無道既甚，遵語人曰：「多折算來，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。」於是布算滿床，大言曰：「不出首冬，我乃不見。」（卷七二八）

高澄嗣渤海王，朝於鄴，時有吳士目盲而妙於聲相，王使試之，聞劉桃桃板之聲，曰：「有所系屬，當大富貴。王侯將相，多死於其手。譬如鷹犬，為人所使。」聞趙道德之聲，曰：「亦系屬人。」聞太原公之聲，曰：「當為人主。」聞王之聲，崔暹私稱之，謬曰：「亦有國主也。」曰：「我家群奴，猶當極貴，況吾身也。」（卷七三〇）

齊文宣字子進，神武第二子也。婁太后初孕文宣，每夜有赤光照室。既生數月，後乃與親姻相對，共憂寒餒。文宣忽應曰：「得活。」故名俟尼幹。鮮卑言有相子也。及長，黑色，大顙兌下，鱗身重踝，瞻視審定，不好戲弄，深沈有大度。晉陽有沙門，乍愚乍智，時人不測，呼為阿禿師。婁後見其諸子，歷問祿位。至文宣，再三舉手指天而已，口無所言，見者異之。（卷七三〇）

梁宣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。修因法會，將晃自隨，令相簡文有天下否。晃言：「簡文九州骨成，必踐帝位，而地部過弱，非但王畿蹙侵，兼恐不得善終。」（卷七三〇）

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。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潛觀齊王。儒曰：「人有七尺之形，不如一尺之面，一尺之面，不如一寸之眼。大將軍臉薄顧速，非帝王相也。」皇甫玉又竊觀王於道曰：「此不作物，會是垂涕者。」垂涕者謂太原公洋。（卷七三〇）

齊高歸彥嘗令皇甫玉相己。玉曰：「公位極人臣，必可反。」歸彥曰：「我為何須反？」玉曰：「公有反骨。」（卷七三〇）

大將，作總管則能靜肅一方，作大將則能全軍破敵。」（卷七三〇）

初，齊神武之克鄴城，於北臺上建立神祠，蓋布衣時所事也。每祠之曰，唯與巫潘嫗及數人行事，親自神宰割，外無見者。至是，齊主焚除此廟，並擲巫於火，令燒殺之。（卷七三四）

齊高緯夜夢黑衣貴人送相驅逐，乃向之拜，巫者烏大以厭之。又於芳林園自著破衣裳為窮兒，入市躬自交易焉。築西鄙諸城，為羌兵鼓譟淩之，多作黑衣人，共相執縛，親率內參臨拒，或實彎弓射人。自晉陽東巡，單馬馳騖，前不得有人，解發散而歸。（卷七三四）

崔季舒未遇害，家池蓮莖化為人面，著鮮卑帽。妻晝魘魘，悟云：「見人長一丈，遍體黑毛，欲來逼己。」巫曰：「此是五道將軍，入宅者不祥。」（卷七三四）

侯景之首至於江陵，梟之於市，然後煮而漆之，以付武庫。先是謠曰：「苦竹町，市南有好井。荊州軍，殺侯景」及首至湖東，付咨議參軍宗季長，季長宅東有苦竹町，以景首置其中，用市南井水煮之。先是巫言有鬼萬計，斷頭折頸，入宅去來雲。季長大懼，設齋迎佛，又有數萬鳥自江津飛噪，集其家焉。（卷七三四）

王之則。當時書唯文深及冀雋而已。王褒尤善書，文深慚恨，形於言色。後知好尚難及，改習褒書，竟無所成，轉被譏誚，謂之學步邯鄲焉。至於碑榜，人莫之逮，褒亦推之。宮殿樓閣，皆其跡也。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。蕭察觀而美之。（卷七四九）

子昭齊名。少子特又善書，梁武帝稱之曰：「子敬之跡不及逸少，蕭特之書遂逼其父。」（卷七四九）

後梁有何山者，其射之妙，人莫能及。有鳥噪於庭樹，蕭詧惡之，謂山曰：「射中者賜一車谷。」其鳥巢並於枝上，山曰：「脫一箭中兩，請賜兩車，臣無車牛，願官為送。」詧許之。於是山射中其二項，詧甚欣悅，即令載谷送之。（卷八三七）

李嶽字祖仁，官至中散大夫，嘗為門客所說，舉錢營生。廣收大麥，載赴晉陽，候其寒食，以求高價，清明之日，其車方達，又從晉陽載化生向鄴城，路逢大雨，並化為泥。息利既少，乃至貧迫，當世之人，莫不笑之。（卷八三八）

徐陵，東海郯人，梁石右衛率擷之子。園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誕陵。年數歲，家人攜之，以候寶誌，寶誌摩其頂曰：「天上石麒麟也。」（卷作作九）

周軍逼江陵，梁人率步騎開枇杷門出戰。初，嶺南獻二象於梁。至是梁王被之以甲，負之以樓，束刃於鼻，令昆侖馭之以戰，楊忠射之，二象反走。（卷九〇）

西魏孝武將為齊太祖所殺，孝武索所乘波斯騮馬，命太宰南陽王躍之。將舉其鞍，馬蹶而死，帝惡之。日晏還宮，至後門，馬驚不前，捶之鞭折。入謂潘彌曰：「今日幸無他不？」彌曰：「過夜半則大吉。」須臾，帝飲酒遇鴆而崩，時年二十五，謚曰「孝武」，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。（卷八九五）

徐紇為辭，舉鞭足以定天下，此是賀六渾意。」榮大悅，曰：「爾意即我意也。」自是每參軍謀。（卷八九五）

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。儼之將死，謂其子曰：「盧尚書教我為人。我死之後，將吾驊馬與之。」其子遂以他馬與潛。儼喪出得停，不肯進。巫祝為儼聲曰：「何意不與盧尚書驊馬？」其子遵命，儼喪乃行。（卷八九五）

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，以弓弦絞殺之，使內參以庫車載其屍歸，人無知者。子琮所乘之馬。曳韁走，以頭扣車，狀如號哭，見者異之。車至其門，諸子方握槊，聞庫車來，以為賜也，大喜，開視乃哭。（卷八九五）

齊王北伐，太保領太僕安定王賀拔仁進馬，並非駿足，齊王讓之，仁對曰：「御馬超逸，群下不逮。」齊王大怒，免為庶人，命之負炭輸於晉陽。（卷八九五）

周裴果，字戎昭，魏齊州刺史遵之子也。從軍征討，乘黃驄馬，衣青袍，每先登陷陳（陣），時人號為「黃驄年少。」（卷八九五）

周賀若敦與陳侯瑱相距。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，輒納之。乃別取一馬，牽以赴船中，人逆以鞭之。如是者再三，馬便畏船不上。後伏兵於岸，乃遣人乘以招瑱，瑱兵迎接，竟來牽馬。敦發伏兵掩之，盡殪，後有亡命者，猶謂為詐，不復納也。（卷八九五）

梁普通中，童謠言或云：「青絲白馬」者。侯景乃常乘白馬，以青絲為勒，用應謠言。（卷八九五）

神馬者，河之精也。代馬，陰之精也。（卷八九七）

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。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表二。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，其牛遣還於人。（卷八九八）

梁出師拒侯景。邵陵王綸次鐘離。初，綸將發，營於樂遊苑，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，始入牙門，有飄風觸旗竿而折。至是，將殺牛勞士，一牛走入馬廄，抵殺綸所乘駿馬，又以兩角貫一馬腹，載之而行，沖突營幕，軍中驚亂。（卷八九八）

東魏靜帝遷都鄴，尚書郎已下盡令乘驢。（卷九〇一）

齊蕭慤為太子洗馬。慤字仁祖，常患腰痛，眩，不堪馳馬，齊主令乘驢以從，見者笑之。（卷九〇一）

齊陽休之嘗乘騾遊於公卿門，略無慚色。（卷九〇一）

侯莫陳悅既敗，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，遁走，至牽屯山，不知所趣，乃棄馬山谷，乘騾而去。（卷九〇一）

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，逍遙郡君，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。鬥雞，亦號為開府。馬皆籍以毯罽，被以金玉，號為蛟龍儀馬。其將合牝牡，則設青盧韝帳，牢具過於諸王婚禮。齊主常親視焉。（卷九〇四）

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，外人不得趣近。孝珩每射，令其取箭。亦解呼。召左右，牽衣而進。（卷九〇四）

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，望郡（群）犬並走，諸人令目之。之才應聲曰：「為是宋鵲，為是韓盧，為逐李斯東走，為負帝女南徂。」（卷九〇四）

周命尉遲迥伐蜀，帥甲士一萬二千，騎萬疋，自散關由固道而入。太祖送於城西，見一走兔，命弟中領軍綱射之。綱誓曰：「若獲此兔，必當破蜀。」俄而獲兔，太祖喜曰：「事平之日，賞汝佳口。」及克蜀，乃賜侍婢二人。（卷九〇七）

齊將誅斛律光，有三鼠遊於光寢，光每投食與之，一朝俱死床下。（卷九一一）

徐思王（玉），壽陽人，家本寒微，以捕雁為業。（卷九一七）

齊高緯如晉陽，穆後將從辭胡太后於北宮，有雉集於御床，有司獲之，不敢以聞。（卷九一七）

梁臨賀王正德，其妹長樂公主，太子家令謝禧之妻也。姿容國色。悅而報之，生子二人，乃燒主第，投婢於火，唱言主死。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。正德見而奪之，準於重雲殿法會所罵之曰：「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，何可略奪？」太子綱恐梁主聞，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，準罵乃止。正德既出，以雉還之。（卷九一七）

渤海王高歡攻鄴，時瑞物無歲不有。令史焚連裏木，煮白雉而食之。（卷九一九）

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，大赦改元。其曰將赦，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，宋孝王不識其義，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：「赦建金雞，其義何也？」膺之曰：「案《海中星占》曰：『天雞星動，當有赦。』由是帝王以雞為候。」（卷九一九）

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，湘東王因賜妾徐氏。妾與信弟揆私通，揆欲求之，無致言者。信庭前有一蒼鵝，乃系書於鵝頸。信視之，乃揆啟，遂題紙筆曰：「畜生乞汝。」（卷九一九）

高德眾正相齊。未誅之前，家有赤鴨，群行於庭，犬來逐，遂成碎血。（卷九一九）

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，見齊仙都宛上。為造萬春堂，以應嘉瑞。（卷九二四）

元坦為冀州刺史，不恤人事，專為聚斂，性好畋漁，五日不出。秋冬獵禽獸，春夏捕水族，鷹犬常數百頭，器網十餘車，自去，寧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不獵。」（卷九二六）

齊太山主，武成之長也。母曰胡太后，夢於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生於并州，其日有　鳴於產帳之上。（卷九二七）

侯景矯豫章嗣王揀命，禪位於己。將拜受，冊命，忽有丹嘴鵲集於冊書，又夜有鵂鶹，鳴於太極殿上，景深以為惡，自控弦伺之。（卷九二七）

齊後園有九頭鳥見，色赤似鴨，而九頭皆鳴。（卷九二七）

陸法和拒任約至安南，入赤亭湖，法和乘輕舟，不介胄，沿流而下，去約軍一里乃還，謂將士曰：「彼龍睡不動，吾軍之龍，其能踴躍。若待明日攻之，當不損客而自破賊。」（卷九二九）

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，畫地方二尺。令弟子掘，得一龜，長一尺五寸，杖叩之曰：「汝欲出此，已數百歲，若不遇我，豈見天子日。」為授三歸，龜乃入草去。（卷九三一）

周天和元年夏，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雙。（卷九四二）

徐之才初遷豫章王綜國常侍，隨綜入北。有一人患足跟痛，諸醫咸莫能識。之才視之曰：「蛤精疾也。得之當由乘船入海，垂腳入水中，疾者曰：「實曾如此。」之才為剖之，得蛤子二，大如榆莢。（卷九四二）

周永定元年夏四月，齊主禁取蟹蛤之類，唯許私家捕魚。（卷九四二）

周天和二年，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偽雲盲聾，因飲泉水下得金佛，其疾並愈。於是遠近信之，男女霧集。水中有老黃蝦蟆，全如金色，乍出乍沒。齊武及百官已下，莫不飲之。（卷九四九）

梁劉殼殳常有飛書謗毀，梁主怒曰：「劉殼殳似衣之虱，必須掐之。」（卷九五一）

宋子仙召吳令沈景，令掌書記。景固辭以疾，子仙怒，命斬之，景解衣就戮。礙於路間桑樹，乃更牽往他處，或救之，獲免。（卷九五五）

齊長廣郡廳梁木忽作人像，太守惡而刷去之，明日復出。鄉人伐枯桑樹，於中得死龍，長尺餘，識者以為長廣齊太上主太封也，齊氏木得龍為吉象。木枯龍死，非吉征焉。（卷九五五）

梁元初，甘露降荊州皂莢樹。（卷九六〇）

齊斛律光之入寇也，周將韋孝寬忌之。孝寬參軍曲攝頗知卜筮，謂孝寬曰：「來年東朝必大相殺。」孝寬因令巖作謠言曰：「百升飛上天，明月耀長安。」又曰：「高山不推自崩，槲樹不扶自豎。」乃間諜遺其文於鄴中，齊人用是而殺斛律光。明月，光字也。（卷九六一）

初，陳文帝以湘州出杉楠，使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許艘，並諸水戰之具。（卷九六一）

梁侯景未平，王僧辨獻嘉桔一帶二十五子湘東王。王答之曰：「昔文康獻桔，十有二子，用今方古，彼有慚色。今景之凶惡既稔，凱歌之聲已及。嘉瑞遠臻，但增鯁慰。」（卷九六六）

齊武成寵任東平王儼，而儼器服玩飾，同於齊主。嘗於南宮見典禦進新冰鉤盾獻早李，還而怒曰：「尊兄已有，我何意無？」（卷九六八）

楊愔一門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弟就學三十餘人。庭有柰樹，實落於地，群兒咸爭，愔獨坐不顧，季父暐見之，謂賓客曰：「此兒恬裕，有我風。」（卷九七〇）

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，陳遣主客蔡徵宴酬，因談謔，手弄檳榔，乃曰：「頃□□聞北間有人為啖檳榔獲罪，人間遂禁此物，定爾不□□德」？源答曰：「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辭耳，猶如李固被責，雲胡粉飾貌，搔頭弄姿。不聞漢世頓禁胡粉。」（卷九七一）

齊孝昭北伐庫莫奚，至天池，以木瓜灰毒魚，魚皆死而浮出。庫莫奚竊相謂曰：「池有靈魚，犯之不祥。」乃出長城北道。齊主分兵追擊，獲牛羊七萬，振旅而還。（卷九七

三）

陸納反湘州，分其眾二千人。夜襲巴陵。晨至城下。宜豐侯修出壘門，座胡床以望之。納眾乘水來攻，矢下如雨。修方食甘庶，曾無懼色。部分軍旅鼓而進之，遂獲其一艦，生擒六千人。納遂歸保長沙。（卷九七四）

侯景至朱雀街南，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門。俄而景至，信眾撤桁，始除一舶，見景軍皆著鐵面，退隱於門，自言口燥，屢求甘庶。俄而飛箭中其門柱，信手中甘庶應弦而落。（卷九七四）

新羅並遣使朝貢。先是徐州蓮一莖兩蒂，占云：「異木蓮枝，遠人入款」。斯其應也。（卷九七五）

胡太后等並歸於長安。初武成殂後，有謠云：「千錢買果園，中有芙蓉樹，破券不分明，蓮子隨他去。」調甚悲苦，至是應焉。（卷九七五）

梁蕭棟字吉，豫章安王權之子也。侯景以法駕迎棟時，棟與其妃執鋤種菜，忽然見逼，駭愕久之。（卷九七六）

北齊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，於是宮無蔬菜，賒買於人，負錢三百萬。其人訴焉，斛律光曰：「此園賜提婆一家足，不賜提婆百官足。」（卷九七六）

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，性清苦，不受公料，家無余財。其子嘗啖官廚餅，士文枷之，繫獄累日，杖之一百，步送還京。僮隸無敢出門，所買菜必於外境。凡有出入，皆封署其門。親故絕跡，慶吊不通。（卷九七六）

北齊太上後宮無限，衣皆珠玉，一女歲費萬金，寒月盡食韭牙。（卷九七六）

齊武成帝皇后胡氏，安定人。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延之女也。母盧氏懷孕廷之初，有胡僧詣門曰：「此宅瓠盧中有月。」（卷九七九）

周師陷江陵。初，梁主以白檀木為梁武之像，每朔望親祭之，軍人以其香也，剖而分之。（卷九八二）

齊師伐梁，梁以糧運不繼，調市人饋軍。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為飯，用荷葉裹之。一宿之間，得數萬裹。（卷九九九）

梁江從簡，光祿大夫革之子也。頗有才學，年十七，為采荷調以刺何敬容。其文曰：「欲持荷作柱，荷弱不勝梁；欲持荷作鏡，荷暗本無光。」敬容弗覺，唯唯嗟其工。（卷九九九）

侯景圍臺城既急，時諸軍於德陽堂前殺馬鬻販，雜以人肉乾。甘露廚中所有乾苔，悉分給軍士。（卷一〇〇〇）

卷二

（輯自《太平廣記》）

張子信

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，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，忽有鵲鳴，鬥於庭而墮焉。子信曰：「鵲聲不善。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，歷樹間，拂堂角，必有口舌事。今夜若有相召，慎不得往。」子信既去，果有風至。儼使召永洛，且雲敕喚。永洛欲赴，其妻勸令勿出，因稱馬墜折腰，遂免於難。（卷七六）

北齊神武

北齊神武，少曾與劉貴、賈智為奔走之友。貴曾得一白鷹，獵於沃野，見一赤兔，每搏輒逸。遂至迴澤，有一茅屋，兔將奔入，犬噬之，鷹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鳴鏑射犬，犬斃。屋中有二大人出，持神武衣甚急。其母目盲，曳杖呵二子：「何故觸大家。」因出甕中酒，烹羊以飯客。自雲有知，遍捫諸人，言皆富貴。至神武，曰：「皆由此人。」飲竟而出。還更訪問之，則本無人居，乃知向者非人境也。由是諸人益加敬異。（卷一三五）

吳中察聲者

後魏末，有吳士至北間，目盲而妙察聲。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。聞劉桃枝之聲曰：「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，然譬如鷹犬，為人所使耳。」聞趙道德之聲曰：「亦貴人也。」聞太原公洋之聲曰：「當為人主。」聞澄之聲，不動。崔暹私掐之，乃謬言：「亦國主也。」王曰：「我家群奴，猶當極貴，況吾身乎？」後齊諸王大臣賜死，為為桃枝之所拉殺焉。而澄竟有蘭京之禍。洋受禪，是為文宣王。（卷二一六）

水芝欹器

西魏文帝造二欹器。其一為二仙人，共持一缽，同處一盤，蓋有山，山有香氣。別有一仙人，持一金瓶，以臨器上，以水灌山，則出於瓶而註於器，煙氣通發山中，謂之仙人欹器也。其一為二荷，同處一盤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芙蓉，下垂器上，以水註芙蓉而盈於器。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，謂之水芝欹器。二盤各有一床一缽。缽圓而床方，中有人焉，言三才之象也。器如觥形，滿則平，溢則傾，置之前殿，以驚滿盈焉。（卷二二五）

七寶鏡臺

（此條重，不錄）

蕭彪

□□明帝與文士庾信、王褒等遊處，有蕭彪者，寶寅之子，素好臧否，多所月旦。嘗侍坐於帝。帝歷問眾賓何如，皆□□君子也。次問君何如人。答曰：「那得是非君子。」之問□□□□□□□，答曰：「那得是君子。」時獲在同州。他日帝□□右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吾欲□□□□疾病可乎？」使者曰：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」追答曰：「緣君子事。」彪乃惶懼，頓首乞留。帝曰：「□□□□□□得□□。」彪乃遺書寄家，號慟而去。帝度其行□□□□之云：「吾□別報冢宰彪還。」信等咸在。彪甚悲喜。□□□□□微笑□視彪巧覺。謂帝曰：「北那得是君子。」於□□□□□笑。（卷二四七）

崔子武

齊崔子武幼時，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。夜夢一女子，姿色甚麗，自謂雲龍王女，願與崔郎私好。子武悅之，牽其衣裾，微有裂綻。未曉告辭，結帶而別。至明，往山祠

中觀之，傍有畫女，容狀即夢中見者，裂裾結帶猶在。子武自是通夢，恍惚成疾。後逢醫禁之，乃絕。（卷三二七）

任胄

東魏丞相司馬任胄，謀殺高歡，事泄伏誅。其家未之知。家內忽見其頭在飯甑上，相召看之，少頃，失所在。俄知被戮。（卷三二七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